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豐川易說卷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和其聲

欽定四庫全書

豐川易說卷七

鄠縣王心敬撰

下經

睽 離上兌下

家人而受之以睽何也序卦傳曰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睽小事吉 睽苦圭反

文王之彖睽云云何也曰為卦離火居上兌澤反下火澤乖睽離散之時也人心乖睽大事豈能濟乎則亦僅能吉小事耳蓋卦才亦有小事吉義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上下俱上聲下同說音悅

孔子之傳睽彖云云何也曰言睽為火動而炎上澤

動而沉乎下以離之中女與兌之少女同居而志不同行是以謂之睽也然其所以小利貞者卦才兌説而麗乎離明非忿恨昏迷之人六五之柔自家人來離往居外而當位上行亦非剛愎不情之主而且得中下應九二之剛亦非上下全不相得者故占象又取小事吉也然睽之所以僅小事吉者亦以五以陰之小者居之故曰小事吉耳究而論之天下无睽不合无合非睽天地本睽而化育之事同也男女本睽

而倡隨之志同也萬物本睽而羣聚之事類也當其睽時即有合之理至其為用无不合之睽睽之時用自大矣哉但視人之用睽何如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孔子之傳睽大象云云何也曰言水火用相資而不同適水資火而爨火資水以烹此其必同者也燥濕異質上下異趣此其本異者也君子體此未嘗不和以處衆與俗為羣然和而不流則同而異在其中羣

而不黨則同而異在其中亦如水火之異質而同用也

理義本无不同而聖人則先得之故惟聖人善于用睽

天地閒无事不因異為同亦无事不以同劑異同異同乃天地閒自然之理亦天地閒必然之道第自睽者視為睽耳後世學術門户之爭亦然茍一旦明乎異同同異之旨當必有載鬼遇雨張弧脱矢之吉

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喪去聲

周公之象睽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地在睽始而以剛居説睽而不見有睽者也不見有睽則不疑不憂而悔自可亡其占象則為喪馬而勿逐自復不妨直見惡人以免咎耳蓋初以陽居剛自悦其悦又與四非其正應故有喪馬勿逐見惡人義而與四終以陽剛相合故又有自復无咎之象蓋无心以待天下雖

始睽必合也況四又明體知人者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辟音避
孔子之傳睽初九云云何也曰言見惡人者初不以辟為辟咎之道而以見為辟咎之道也嗚呼其孔子見陽貨見南子之義乎
九二遇主於巷无咎
周公之象睽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悅體得中與五為正應而六五當君之位居離之中有遇主于巷之

象所謂明良之合其在此乎復何咎焉故占象取於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孔子之傳睽九二云云何也曰言九二之遇主于巷悅而得中以應離明之主遭逢如此亦未為失道也古之蕭曹鄧馮庚幾似之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曳以制反掣昌逝反劓魚器反

周公之象睽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以陰柔不當之位當睽上下之交本與上應而心疑目眩見若乘輿者牛曳之而上其一牛又掣之而下又其人若天且劓而刑焉者蓋兊為毁折而三又以陰柔居之故其象如此然有應在外説而能明初睽終合者也故占為无初有終六三在二四兩陽中輿曳牛掣象與上方睽天劓象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孔子之傳睽六三云云何也曰言見輿曳者六三之位處不當也无初有終者于上九之剛初雖睽而終必遇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無咎

周公之象睽九四云云何也曰言九四以剛居四而初非正應大臣而无應則无輔而睽孤矣然以體離明尚能知初九元夫之德而同氣相孚故初雖非其正應而厲而陽剛相遇終必合志同方而自能无

咎耳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孔子之傳睽九四云云何也曰言四之交孚无咎者雖以與初非正應而孤終以與初交孚而志行耳葢求同德以相輔乃可行志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噬市制反

周公之象睽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居位得中正所謂柔麗乎中正悅而上行者也與二又屬正應為在

卷之遇故其象為厥宗噬膚无睽有合睽而終合往尚何咎乎故占取无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孔子之傳睽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六五之厥宗噬膚无咎者明良遇于一時何睽不合何事不吉自然相悦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弧音胡說吐活反媾古豆反

周公之象睽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處睽之終應下不當位之三始甚相睽則亦无輔而孤故其衷疑目眩亦與三同而始則見三之兑若豕之負塗泥中又見三之輿曳牛掣為載鬼一車且見三之若為我寇讐而先張之弧以射之又見三之為婚媾而說弧不射所謂无見不眩无疑不生也然終以陽剛居明與三之兑說為正應始疑始察如陰陽既合得雨自吉耳葢以三柔而能應說而麗明終有必合之理也然

仔細看來下三爻說體原不欲其終睽而上三爻明體故雖睽而終能察情求合總之睽者所值之位若見為睽而合者兩卦之情自有合理也吁合觀大象之同而異六爻之異而同周公孔子之大象小象總以暢發文王之彖辭耳孰謂周公孔子之旨與文王各自義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孔子之傳睽上九云云何也曰言上九遇雨之吉者

雨則陰陽合合則羣疑盡解而睽可合也然要之皆賴上九之明能察情知人耳嗚呼明固知人合睽之要義哉

蹇 ䷦ 艮下坎上

睽而受之以蹇何也序卦傳曰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紀兗反

文王之彖蹇云云何也曰為卦艮下坎上為進而遇

險足行難進之象故曰蹇也西南水鄉坤位平易容養之地而坎中五之所居故占象取利西南東北山鄉艮位險阻峻巖足所難行故占象取不利東北然其實文王繫彖時固即以所自處者明卦義乎蓋東北暗指紂鄉而西南暗指周鄉也又爻九五剛中正位可以濟難之大人而得正獲吉故占象既取利見大人而又取于貞吉則文王殆又即其所自畫者明卦義乎蓋文王正險中得正獲吉之大人而收貞吉

之用者也獨其立言示象則以為當蹇時以止于西南平易容養之鄉為利以進于東北險阻難行之鄉為不利又必有陽剛中正以居尊位之大人乃可持危守正而得吉葢其示戒明教之義俱于言外令人自得也每讀此卦彖辭反復于心終覺諸儒註疏未安于心故愚見為此顧不知明易君子以為何如也

觀解之利西南為指坎言則知蹇之利西南自以指坎之九五為當又觀彖傳往得中云云則西南指坎

益明且卦乃險止相值何義不可取而明明指鄉為言非心感于身之所處又何為是舍義言方乎惜乎其无從質疑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難乃旦反知音智

孔子之傳蹇彖云云何也曰言卦取蹇者取難進之義以其坎險即在前也坎險在前而能止非知者能

如是乎然孔子釋彖時即下贊嘆之辭則示教之意已寓諸釋彖之中矣其曰蹇利西南者坎水西南之鄉而九五正位居中往則得中也不利東北者其道多險阻而窮也利見大人往見陽剛得中之大人則自能定難濟蹇也當位貞吉得九五剛中之君則得君道之正可以正邦而定難濟蹇也蹇雖不可往而當其可往亦自得中而有功正邦則蹇之時用亦大矣哉葢孔子當傳彖時亦見得蹇彖蹇才非文王不

足當故于言下隱隱指文王為言耳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孔子之傳蹇大象云云何也曰山上有水蓋水由地中行則平依山則險耳君子體此知往而蒙難不如反身修德焉蓋德修則身修可以處險亦可以濟險无在非西南耳

蹇則難進知止故取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巳蹇之象義也

初六往蹇來譽

周公之象蹇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居止之始上又无應有往則得蹇而來則得譽象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孔子之傳蹇初六云云何也曰言往蹇來譽者謂險阻方始時自宜待故往則蹇而來則譽耳

來譽有知止與反身修德在內不然免悔吝凶咎可耳何譽之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周公之象蹇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柔順得正尚在險中而與五為正應故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嗚呼諸葛忠武之鞠躬盡瘁殆其以之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孔子之傳蹇六二云云何也曰言王臣蹇蹇雖蹇未遽出而人臣之分已盡終何尤乎葢人臣固以自盡為正時數非所知也

九三往蹇來反

周公之象蹇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正與上險相值是正往則蹇而宜來反者也

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孔子之傳蹇九三云云何也曰言往蹇來反者險正在外不可前往反内則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

周公之象蹇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正與險主相際

前往則蹇宜來連于三以共濟故象占如此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當去聲

孔子之傳蹇六四云云何也曰言六四之往蹇來連者濟蹇在剛實九三當位而實四不宜獨往取蹇而宜來連共濟也

九五大蹇朋來

周公之象蹇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正在險中而以陽剛居正為上下所恃以共濟是為大蹇朋來象鳴

呼下四爻其文王所處大難之地而九五一爻其文王修徳正位師師濟濟之休乎象之當位貞吉正謂此耳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孔子之傳蹇九五云云何也曰蹇卦六爻惟二五為濟蹇之主故諸爻皆有往來之文而二五獨无然二為臣之濟蹇故匪躬者僅可以无尤而五為君之濟蹇其獲朋來之慶者以其剛健中正而適中乎蹇之

節也其湯武革命之秋漢祖唐宗舉事豐沛建旗晉陽之日乎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周公之象蹇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已在卦顛往更何之益以往則蹇而能來就九五之碩陽以濟此蹇難則吉又占為利見大人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孔子之傳蹇上六云云何也曰言上六之往蹇來碩

者志在内而就九五之陽剛也利見大人者處蹇以從九五尊貴之大人為利也

或疑來碩為指九三于志在内為似然五亦在上之内且爻皆以九五得中有功正邦則碩指九五朱註自不可易耳

解 ䷧ 坎下震上

蹇而受之以解何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蹇故受之以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音蟹彖傳大象同坊本胡買反

文王之彖解云云何也曰解為雷動在上坎險在下其占象則亦為利乎西南寬平容養之鄉蓋蹇之初解不宜煩苛嚴急而宜寬大容養也又為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蓋當解之時而論其卦才卦徳其无所往而來復也固吉即有攸往亦自夙吉也細觀卦義彖辭大抵亦是文王自寓出蹇逢解之旨

故彖辭反復形之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孔子之傳解彖云云何也曰言解之所以為解者以卦坎下震上是為險而能動動而免險故為解也利西南者西南坤鄉可以容養萬物而得衆也其來復吉者謂九二得中其來復固吉也有攸往夙吉者謂

由此而往亦有功而早吉也天地云云者則傳彖時又見得天地以陰陽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以發生解之時固大矣哉故解之彖辭利而且吉吉而又利也而孔子傳彖時亦若深幸文王之出蹇成解故于彖義一一致欣幸之思乎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孔子之傳解象云云何也曰言雷雨作而成解天地所以解散屯結之氣發生萬物者也君子體此以好

生為心于小過則赦而釋之于大罪則宥而寛之以宣萬民沉鬱寃抑之氣如雷雨之作而成解也

觀解之取于雷雨作而解萬物可知人心疑而獲解結而獲解與人世之寃而獲解忿而獲解俱有雷雨作解之用孰謂人心不可與天同運

初六无咎

周公之象解初六云云何也曰謂初六居解之始上有四應何咎之有故象如此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孔子之傳解初六云云何也曰言初六之无咎者以陰居初上應四陽剛柔相接可以解蹇自于義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周公之象解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以陽剛居中為坎主于鄉為東南于德為得中于往為有功有田獲三狐並得黄矢貞吉之象蓋坎為狐居二為中黄者

中色而二以一陽横亘其中為得黄矢而其義則以九二得中故往而得衆有功可以正邦耳葢其卦成解之機闗于四而能解之徳則由乎二也陽剛得中之徳固无往而不可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孔子之傳解九二云云何也曰言九二之所以貞吉者以其得中道也道而得中何往不正何往不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乘如字又石證反

周公之彖解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當解之時居下卦之上乘坎戴震而處之以陰柔如小人本負販之侶而居乘軒之位貪鄙无行使人生脅奪之心雖自以為我得宦途之正而不知其可羞可吝莫甚于是也故彖占如此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戎古本作寇

孔子之傳解六三云云何也曰言六三之負且乘雖自以為正亦可醜也其寇至乃自我致戎又可咎人

乎觀自我致戎則知爻辭完字不宜作寇盜之寇解而以上下生脅奪之患解爲當然觀慢藏誨盜即寇盜之寇自在其中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解佳買反象同拇茂后反

周公之象解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當解之時居動之始與初皆不正而相應故解以必解其拇然後朋至斯合而孚蓋九四以剛居柔應又不正故戒以必解小人然後得孚君子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孔子之傳解六四云云何也曰言六四必解而拇者以其以陽居陰應又不正處位不當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解音蟹坊本佳買反象同

周公之象解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以陰居位下之諸爻信之以動君子小人交相來前之時也于君子則當維而不可解然非解小人則間離君子者必至矣故欲維君子又以能解小人為吉然非信能退小

人則亦何以為能維君子之驗乎故又示象于有孚小人耳鳴呼聖人之為維君子慮亦深切矣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孔子之傳解六五云云何也曰于維君子而有解者謂其宜退小人而使小人退也不然則君子之維不固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射食亦反隼荀尹反

周公之象辭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居解之終處動

之極而與負乘之六三應其為解也必用法以制之使之不得自漏其奸如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有不利乃可耳嗚呼乘高位而以正法制小人何慮小人之不獲據正法以去奸邪又何慮往之不利乎象之占以无不利宜矣上六居卦之上高墉象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解佳買反

孔子之傳解上六云云何也曰言公用射隼所以解悖亂之人正王法以去之耳

觀解之以解悖終則知解道以退小人為解之正義亦以能解小人為善用其解

損 兌下艮上

解而受之以損何也序卦傳曰解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簋音軌坊本音癸

文王之彖損云云何也曰損者減省也為卦損乾之

九三益坤之上六故為損也當損之時若能實信得
是天道人事當損之時而有孚其于入世則損巳裕
人于修德則損過就中自是大吉之道可以免過而
无咎可以守正而可貞可以時宜而利有攸往故道
莫善于損也是故言其當損而損之用雖二簋之薄
无不可以薦王公而羞鬼神但在有孚耳故損取有
孚為吉利可貞利往之道也
凡有所損皆為有益而既益則實未嘗損故彖傳脩

言損之美善

享禮八簋為盛故以二簋為損之用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上行之上時掌反

孔子之傳損彖云云何也曰言損者為其損下之兑益上之艮其道上行也而所謂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者當其時之可

損則二篇不為薄當其時之宜損則損剛益柔不為損誠以損盈而益虚固與時偕行之道也嗚呼人事之損益盈虚固屬順理之時而亦實天地鬼神之所共許立身涉世者无視損為損而不為也

損于象為損下益上而在上用之則為損欲益德于象為損剛益柔而在上用之則為損貪益廉悖入悖出非損而實損之驗也散財發身能損而非損之証也故善用益者以損為益不善用益者欲益反損也

唐陸宣公奏議中深得此義可取以証此象耳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懲直井反坊本時征反

孔子之傳損象云云何也曰言山下有澤山高澤深是損澤以益山也故謂之損君子體此知尊德莫善于損過于忿則懲之使平如摧山于慾則窒之使止如塞竇亦如山下有澤也

觀大象可見損只是減撍法

觀君子體損之象以懲忿窒欲可悟養心之道養德

之道更可悟養生之道又可悟處處損則處處益時時損則時時益事事損則事事益念念損則念念益損固非損人事也故君子莫善用損

初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損之巳音以遄市專反

周公之象損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當損下之時上應六四輟所為而速往以益之則无咎然損下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故象占如此

酌損者謂損下太過不量淺深始而下損不可以自

立究且損上而終不得益故酌損二字所以教損下者亦以教受損者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孔子之傳損初九云云何也曰言初之已事遄往者初與四為正應四以望初之益已為志而初始此以尚合其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周公之象損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以剛履柔是為

志在自守而不肯妄損以益上之人故雖與五為應而以得正為利以往益為凶以弗損下為益上之道故象占如此程子曰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葢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至哉言乎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孔子之傳損九二云云何也曰言九二利貞也謂其位得中故其義以守中為志而不為損下益上之為

使巳既居于剥下奉上之損而上亦不得撙巳裕下之益也嗚呼人臣守中固益上之正道哉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周公之象損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正所謂損下益上損剛益柔之爻故但取損象謂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葢此爻原是三陽損一以益上而此一陽爻又往上而成應故其象占如此而觀此爻者亦可知致一之為貴占此爻者又可知致一

之乃得耳故夫子又于繫辭盡其義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孔子之傳損六三云云何也曰言一人行則專而可得友三人行則疑而必損一人葢古今之人情大抵皆然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周公之象損六四云云何也曰言六四隂柔當位又居止體而與遄往之初相應是不肯過受損下益上

之益而能損其貪欲之病者也如此則必使已事遄往之初有喜而即已亦无過于損下之咎耳嗚呼為上者一能損其疾而人已皆得如此不肯用損何為哉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孔子之傳損六四云云何也曰言六四損其疾在初自是可喜之事而在已无咎亦正是可喜之事耳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周公之象損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當損時而居中履柔又為止體以應二弗損之益是損滿下賢而集忠廣益者也人君而能此羣策効力不壯不惑天下无難決之事而知臨見大君之宜矣故象取或益十朋之龜弗克違而占取于元吉耳

龜決是非吉凶之物益之十朋之龜是喻在下之賢莫不損已自盡以益之之義葢人君虛已受善其自損而實益之道有如此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孔子之傳損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六五之得元吉者以其能損已受益是能得人之助矣安得不得天之助乎自上祐之所必然耳

損至上而吉天道虧盈而益謙也故一卦之吉大于六五一爻而又皆備于上九一爻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周公之象損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處損之終居止

之極而下應六三是不以損下爲益者也故其象爲弗損益之蓋以弗損爲益于益民則爲惠而不費于益君則爲以財發身損而如此咎尚何有得正而吉行无不利得臣无家一舉而四善備于此矣彖之所謂有孚元吉无咎可貞而利有攸往者葢即指此爻耳故損以損爲益也

看來下卦悅體故以損下益上爲義然亦取于酌損弗損者悅之以道也上卦止體宜以受下之益爲

義而又取于損疾弗損者不過損其下以自益正居上所宜止之道亦正上所自益之道也不然則天道忌盈人心惡貪莫益之或擊之欲益而自損且多矣故損卦以損為益以不損下為益上葢天道人事之自然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孔子之傳損上九云云何也曰言弗損益之者弗損下正所以益上而大得其志耳嗚呼六經四子中言

薄斂厚下之道固皆此旨乎為人上者尚其念諸

益 震下巽上

損而受之以益何也序卦傳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文王之彖益云云何也曰言益之為卦損乾之四陽益坤之初柔是乃損上益下之道故占象為利有攸往又益之道可以濟險涉難故占象為利涉大川

觀利涉大川指巽木上動言而又不必指乾指坎可見象義固自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上下之下去聲施始豉反

孔子之傳益彖云云何也曰言益之爲義謂王者能損上益下則民說无疆民說即上之益也自上而施

惠以益下于為上之道乃為大光道光即上之益也利有攸往則言二五中正相應而天下受慶有慶即上之益也至若利涉大川則取于上卦之巽木上動而益下之利于涉險抑又可知利于涉險則无往不利其為上之益則又不待言也乃孔子傳彖時則又見益之為道下動上巽日進无疆不特于人事為悅民利往之咸得即天地亦且以施為施生之无方凡為人君者所當與時偕行而不可不實行之耳蓋孔

子又極推益之卦義卦才而以益下望為上者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孔子之傳益象云云何也曰言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風雷二物原相附益也君子體此以求己之益但見為善則遷不善以就善而善日以益但見有過即便速改而弗憚於改即過改而益復无過亦如風雷之相益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周公之象益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當益之時以陽

剛雷動之資而得六四巽入之應是用大作而无不
利者也故占象為利用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孔子之傳益初九云云何也曰言下本不當任厚事
而初以得六四之任用不如是不足以塞責也按此
雖本註意為說而終覺心未曉暢當俟知者問之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周公之象益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處中正而履柔

順有虛中順從義而與九五有孚惠心惠德之主相應故有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象而占象復為永貞之吉益居中而應又中自然吉可長得正耳又以二之虛中而應五之孚衷亦有王用享于帝吉義也然觀損之六五為益之以十朋之龜弗克違而益之六二又為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則知損益二卦以相反而成益之二固損之五而凡卦中一切外來之云大約以取于前後卦反對之往來為正又其中亦

尚有自乾坤來者蓋乾坤大父母固一切剛柔之變所從來也若曰訟自遯而漸歸妹恐有可疑者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孔子之傳益六二云云何也曰言或益之者理必得益自然益從外來亦莫知其然而然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周公之象益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處益之時陰柔不中而上應上九之剛剛必陵弱是為益之用凶事

象然艱難成德殷憂啟聖警戒震動自是增益不能之機亦正无咎也又卦三四皆居中處柔為有孚于中行如告公用圭之誠欵故雖外來之凶不免而自得中行之无咎耳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孔子之傳益六三云云何也曰益而用凶事以為益者蓋必如是而後動心忍性所以增益不能者乃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周公之象益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巽主處柔而與三在卦中有中行象又與震初利建之侯為正應故占象為告公見從而利用為依遷國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孔子之傳益六四云云何也曰告公從者告之以益下之志而從乃所以益其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周公之象益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以巽體居中得正又與永貞享帝之六二為正應是乃為天下得人以發政施仁者也為有孚惠心象君而若此不問而可知其吉故占以元吉斷之且上既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必有信以惠于上故占象又為有孚惠我德也益上以實心實德惠于下則下亦必以誠心誠意惠其上乃自然之理耳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孔子之傳益九五云云何也曰言有孚惠心尚何待問而知其元吉乎至於惠我德則上益下而下亦益其上益下之志乃大得耳嗚呼居九五之位者一孚惠心既得勿問之元吉而又有惠我德大得志之秋則益下又豈徒下之益也哉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周公之象益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以陽剛居益之極剛不當位求益反損有立心勿恒之凶故象占如

此然其實剛暴擊下求益之人立心豈得有恒又必得以剛取擊之報所行豈能終利凶原即在此恃剛擊下之中也吁周公之示戒亦深哉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孔子之傳益上九云云何也曰言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必有擊之者自外來也嗚呼桀之暴刻湯來擊之紂之殘賊武王來擊之至于秦之暴虐且有陳勝吳廣來而擊之矣

故或擊之自外者真不知其所自來耳可戒哉

夬　乾下兑上

益而受之以夬何也序卦傳曰益而不已必夬故受之以夬夬決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古快反號戶羔反卦内並同

文王之彖夬云云何也曰夬之為卦上兑下乾為五陽決一柔也然其決之也必正明其罪而盡誠以呼

號其衆相與合力且有危厲不可安肆又止宜治其私邑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葢諸義皆本卦中自具而皆為戒辭以象之所以明剛決之亦自有道耳易教寡過豈不信然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說音悦長丁丈反

孔子之傳夬彖云云何也曰言夬者取其決之義也

謂其以五剛決一柔也而卦德則為健而說決而和耳其曰揚于王庭者柔乘五剛之上也孚號有厲者謂必危厲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謂太尚剛決則必窮也利有攸往者剛再一長則陰終而消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上時掌反施始豉反

孔子之傳夬象云云何也曰言為卦兌上乾下是為澤上于天也澤上于天未有不決以下流者故于象

為夬君子體此以之施祿則普及于下如澤之自天而下以之居德則忌居其上不敢如澤之上于天也吁觀吾夫子于夬之象法戒兼設可見聖人之于易真神而明之又可見聖人之于世真提携心切也不曰澤在天上而曰澤上于天則亦似有貪天為功之象又兌口喜揚而居五陽之上則亦似有居德之忌之象不知明易君子以為何如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周公之象夬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以剛居最下是壯于趾者用壯如此往而不勝亦已明矣咎豈能免乎故象占如此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孔子之傳夬初九云云何也曰言往而能勝尚恐有咎不勝而往咎何辭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莫音暮

周公之象夬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雖當夬之時而

以剛處柔為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壯而知戒雖莫夜有戎亦可勿恤矣葢有備固无患之道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孔子之傳夬九二云云何也曰言雖有戎亦勿恤者以九二剛而得中知所戒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頄求龜反

周公之象夬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以剛居剛又下下卦之上壯于頄者也壯而如此視壯于趾者更甚矣必然致凶无疑然諸陽獨三與上六相應則亦有君子夬夬以決小人之義故其象雖爲係私愛而與上應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而爲君子所愠然小人終必決去則亦尚无大過也故象占如此朱註爲温嶠之于王敦自爲得之

大抵剛決太過于諸事不宜以之決去小人則尚无

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孔子之傳夬九三云云何也曰言君子之夬夬雖過于壯然終能決去小人則亦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臀徒敦反次七私反且七余反姤卦同

周公之象夬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以陽居陰當決之時而所處如此如人臀之无膚而其行次且亦取

悔之道矣然以牽率下之三陽連累不決則悔亦尚可亡也又其處陰遠上若不明於聽言而似于當決反退餒者然故象占如此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孔子之傳夬九四云云何也曰言其行次且者其居位之不當也聞言不信者无聽言之聰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莧閑辦反又胡練反

周公之象夬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以剛中履位而

上決一陰如莧陸之夬夬至不難也然五為君位亦必得中而行乃无咎耳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孔子之傳夬九五云云何也曰言中行无咎者以人君之尊去小人不能銷去于未萌之始而至使其揚于王庭而後決之則亦僅免咎耳其于人君之中道豈能大光乎葢又惜其決之不早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周公之象夬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獨以陰柔居上雖以居兌口能號而更无同類可號故雖暫存一時而終為陽決耳凶可立俟也故象如此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孔子之傳夬上六云云何也曰言无號之凶者謂陽再一決則終于必亡不可長也嗚呼陰柔小人亦何為自取凶終哉

姤 ䷫ 巽下乾上

夬而受之以姤何也序卦傳曰夬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姤古后反取七喻反

文王之象姤云云何也曰為卦一陰始生于下而遇陽如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者然故為姤姤屬一陰始生非女壯而曰女壯此為上行剥陽之女故為女壯而占象戒以勿用取女也嗚呼其在文王以前則妹喜妲巳方至之始在文王之後則賈氏武氏入宫

之初乎然曰勿用取則文王已於方遇之陰申之以戒如周公象坤之初六履霜即戒以堅氷也聖人之防陰亦至矣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孔子之傳姤彖云云何也曰言姤者遇也謂巽初之柔遇五剛也勿用取女者謂方進之陰將長而未已

其勢不至遯否觀剥不止以如此之女而用以自取是自取牝雞之鳴耳必不可與其長也至天地云云則傳彖時又見得卦體九五中有可推可取之時義而極賛之耳葢謂姤是天地相遇而推原其相遇之時則有品物咸章而發育流行之義九五乃剛遇中正而推原其剛遇中正之時則有天下大行而乾徳上治之義姤之時義正自大矣哉故以之取女則宜知勿用之義而以之大行則又宜知謹幾之義耳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孔子之傳姤大象云云何也曰姤乾上巽下是天下有大風也王后體此以乾為施以巽為命以之告戒四方如風行乎天之下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柅乃李反又女紀反

周公之象姤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為巽主而上行正所謂女之壯者也能止之以固則得正而吉若有

攸往則漸不可長不至剥坤不止即見凶耳葢初為巽入而畢伏于下有羸豕孚蹢躅象故象占如此嗚呼姤始即繫之以貞其即遯豕小利貞之旨乎

以木揞物為之柅卦體純乾金象而陰忽滯其底巽又為繩繫象孤陰上附若繫故初六取象繫于金柅也上進之陰勢不可長往而不已則消陽无已不特為陽之凶即陰亦不得中吉故象又取此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孔子之傳姤初九云云何也曰言繫于金柅者以陰柔方進貴于牽止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周公之象姤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陽剛而與初陰相比畜制之固則无咎若不能畜制反奉為賓而進之則是令其自得朋耳將女禍生矣故占象又取于不利賓葢魚陰物易制而賓愈進則衆故為九二近初之陽申戒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賔也

孔子之傳姤九二云云何也曰言包有魚者二之視初宜如包之畜魚義不可使陰柔小人之得朋日衆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周公之象姤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于初上无應于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亦取臀无膚其行次且象然既无所遇則亦自不為陰柔所

繫故雖厲而无大咎也姤夬反對姤之三即夬之四而象正同可知反對之爻自有來往相通之義不獨損之六二與益之六五也若遠取他卦則恐涉凌亂耳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孔子之傳姤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雖其行次且然亦尚非初應不為柔所牽繫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周公之象姤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初應應而初已

見包于二是為包无魚象居上而无民動成凶矣故占象為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遠元萬反

孔子之傳姤九四云云何也曰无魚之凶者四居近君之位而遠民以自失其民自是凶道耳葢民之不可遠也如是夫為大臣者尚其鑒諸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周公之象姤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居乾之中陽剛

中正不與剛中之九二同德相遇而二已包瓜得民是九五遇二高大堅實之杞以包初六陰柔之瓜正所謂剛遇中正而大行者乎又五下覆乎初體乾履巽是為施命誥四方之后亦有含風動之文章自天下行之義故象又取此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舍音捨

孔子之傳姤九五云云何也曰言九五之含章原具大中至正可以風動四方之德而不忘命誥動民之

志故為有隕自天也乾為天九五天位自上而下為隕自天命指初謂誥命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周公之象姤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處姤之終居姤之上又无正應是為姤角姤而以角亦可羞矣然此乃自懷狐疑識不知人自取之罪于誰而咎乎故象占如此允咎似解以无可咎義為當故傳專以窮吝釋之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孔子之傳姤上九云云何也曰上九取于姤角之象者為其以剛居上過剛而道窮故羞吝也嗚呼姤之上九其亦乾之上九乎陽剛可過亢耶

豐川易說卷七

豐川易說卷八

鄠縣王心敬撰

下經

萃 ䷬ 坤下兌上

姤而受之以萃何也序卦傳曰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假更白反

文王之彖萃云云何也曰卦為澤上于地于人心則順悅而萃聚之義也人心順悅以聚自是亨通之道故其象占有王假于廟之亨有利見大人之亨而亦利于正不正則雖聚必散也又申言其假廟也則宜體物聚時阜享禮宜豐之義而用大牲吉其見大人也則必然得衆能聚人心悅從而利有攸往萃卦中原備此義故象占亦如此其詳耳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說音悅

孔子之傳萃彖云云何也曰言萃者取乎人心萃聚之義也所以取乎人心萃聚之義者為卦下順上說九五剛中而九二應之故成萃也王假有廟者王者萃此心之精神致孝享于祖考也利見大人亨利貞者聚衆必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當萃之時

時豐禮備下順上說所以順天命之自然也備觀萃聚之義可以見人情即天地萬物之情惟順惟悅即可以格神可以致治則天地萬物之情又豈出順悅之外乎故萃有亨道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上時掌反

孔子之傳萃大象云云何也曰兌上坤下是澤上于地也君子體此知衆多之聚人情叵煩易有不虞之事則除簡戎器以戒備不虞耳葢衆聚易鬬爭又衆

聚藏奸邪有不虞之事亦必至之情故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為處萃之道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號乎勞反

周公之象萃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上應九四而閼于二陰是有孚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能號呼正應則一握為笑而更勿顧恤以往自无咎耳嗚呼上二句其隗囂之舍漢而萃公孫下數句其馬援之去隗

而萃光武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孔子之傳萃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之乃亂乃萃者衆萃之中志亂而未知所適從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禴羊略反

周公之象萃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應五而襍于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柔順中正虚中而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以下交則亦有孚而

利于用禴之象故象占如此然曰孚乃利用禴則又以戒二處萃之時誠敬為本耳

細觀初二之象凡皆即文象之自有隨申以戒聖人之教人寡過亦至矣而其事象則實融引五太守以萃漢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孔子之傳萃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之引吉无咎者初與三皆不中而有異志六二中正不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周公之象萃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惟往從于四可以无咎然終是非應而往亦可小羞矣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孔子之傳萃六三云云何也曰言六三之往无咎者能舍不正而上順乎四也

九四大吉无咎

周公之象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上比九五而據坤上以得衆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隂大臣而為衆之所聚必得君之同心同德相悅无間而因大以得吉然後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孔子之傳萃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大吉乃无咎者以九四非當位之君位非君而得衆是臣之所不宜也嗚呼人臣惟得君而後宜得衆不然則擅權得衆

之咎難免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周公之象萃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以體剛履悦中正為下所萃是萃有位者也君道亦未為咎但羣陰彖四而萃人心亦未盡孚為五計者惟體元長人永貞其德庶乎仁積信成匪孚之悔可以亡耳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孔子之傳萃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雖有其位而四

在其下為衆所萃未得如顯比之光也故比之元永貞言于彖而萃之元永貞言于五其教深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齎音咨又將啼反洟音夷象同

周公之象萃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處萃之終陰柔无位下又无應求萃不得者也其為齎嗟涕泗可想而知故其象如此然處悅知懼雖寡與无咎也故占象又如此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孔子之傳萃上六云云何也曰言上六之齎咨涕洟者是居上而以未得所萃不安于心也不安于心則必求所以萃之求萃則必得萃故亦自无咎耳

升 ䷭ 巽下坤上

萃而受之以升何曰序卦傳曰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文王之彖升云云何也曰升巽下坤上地中之木自

下而升也有大亨之義有用見大人勿憂其不允之義有向南而進无所不吉之義故彖占如此而升有大吉之道也南行以指巽坤之間南離之位為人臣朝見之鄉為當益此等字易中多不輕用用則必有所指不然則征吉利征何所不可而必曰南征吉乎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孔子之傳升彖云云何也曰言升之為卦巽木之柔

以時上升故曰升也其卦為下巽上順其德為九二剛中而應乎九五是以大亨也其曰用見大人勿恤者謂用此巽順之道見大人則必升階而有慶也其曰南征者坤巽之間離明之位欲升之志至此而可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孔子之傳升大象云云何也曰為卦坤在上而巽在下為地中生木之象而地之生木也則順其生機由

萌芽而方寸由方寸而拱把由拱把而參天凌雲无不由卑以至高由小以至大君子體此其為學也一一順乎德之漸至日積月累由善信而充實光輝由光輝而為聖為神无凌節之行无襲取之為亦如地中生木積小而高大也

觀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可見頓悟頓修之說終有病在

初六允升大吉

周公之象升初六云云何也曰初以順柔為巽主又上應巽順之六四正自方生日升之木无有阻遏所謂允升也升而如此孰能禦之吉之大者莫過此耳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孔子之傳升初六云云何也曰言初六之允升大吉者以上之六四同心同德合志以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周公之象升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剛中得正與六

五為正應是乃君臣合德下進上援而升中告虔之日也故其象為上下相孚乃利于用禴而无咎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孔子之傳升九二云云何也曰言九二之孚九五君臣交孚而同升有喜无咎耳

九三升虛邑

周公之象升九三云云何也曰陽實陰虛為虛象而坤固自有國邑象三與坤接以實升虛進无所阻故

升虛邑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孔子之傳升九三云云何也曰言九三之升虛邑者謂其前即三坤中虛陽升最為順利无所疑礙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周公之象升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以柔居順始而與五同氣相比順之至者也其象為王用亨于岐山以升中告虔升而如此吉而无咎從可知矣故象占

如此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孔子之傳升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之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者以柔順之心行順升之事神必享之故吉且无咎耳而凡以順心行順事者其為天地神明所鑒享俱視此矣

六五貞吉升階

周公之象升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為順主而下應

九二之剛中自然得正而大吉又居下卦之上為地中出土之木乃升之更進一階者也故象占如此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孔子之傳升六五云云何也曰言六五之貞吉升階者謂五之柔順得中而下應又當故象為既貞且吉又能升階而升之大得所志者也嗚呼君子之升而得志亦惟其順乎中道而已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周公之象升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以陰柔之資積

累以升于最上之地是冥升不已者也寧有利乎惟

是其冥升不已之義則可取為進德積行由小至大

而不息之貞之利用耳嗚呼冥升于進身則不可而

于進德則自利欲升者亦審機而善用之可也

觀冥升利不息之貞可見學業最忌小成半塗亦最

忌欲速助長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孔子之傳升上六云云何也曰言冥升在上雖身則升而上富必消而貧正不獨見薄于月旦之評也嗚呼升以望富而升愈上則富愈消然則冥升者既消其品兼消其富得一虛而消兩實謂之冥升信乎其冥升乎漢之崔烈得无類此

困 ䷮ 坎下兑上

升而受之以困何也序卦傳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文王之彖困云云何也曰困者困閉不通之義也爲卦坎剛爲兑柔所揜則是以君子而揜蔽于誒謏之小人以陽剛而屈抑于邪佞之巧夫困可知矣然卦德有可以亨通之道惟在安固守正而已故惟剛中之大人乃能亨能得吉能无咎也又兑上爲口言之所出而爲卦以兑處險亦有聞言不信之象故又戒以當困之時无尚口說徒使人不信耳蓋即象之自

有又示以困非言之所能亨而亨固自有道也

困而亨文王孔子孟子以之大人吉无咎亦非此二聖一賢不足當也至有言不信无論文王當羑里時如此即孔孟當時或且以為佞或且以好辨譏之矣然在今日則文王孔孟之言果何如乎故君子亦自信自亨而已不急以其言求信當世也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揜本義作掩于檢反

孔子之傳困彖云云何也曰言卦之為困者以剛為陰柔所揜如下坎之剛揜于上兊之陰柔也且坎中一陽揜于二陰兊二陽揜于一陰初上皆陰而三陽畫閉于内皆所謂剛揜耳故謂之困而其所以亨者為卦下險而上說是身雖困而能不失其所以亨者也其唯剛中之君子能之乎若在小人身困而心亦困矣亨于何有也貞大人吉者九二之大人與九五之大人皆剛中相應故吉也若在小人之陰柔不正

雖通泰尚不吉多過況困之時乎至所謂有言不信者言困而徒欲以言亨之是尚口乃所以益其困窮也故處困修德為身雖困而適自亨之道又況窮極必變否極必通正自有大亨之日乎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孔子之傳困大象云云何也曰水宜在澤今澤在水上是无水也无水則巽木失潤故為困君子體此致命而聽之天遂志而修諸已不以困視困而以亨視

困故身雖困而道自亨也

致命遂志是履險而能悅之義履險而能悅是樂在其中患難不撓貧賤不移而无入不得者也故惟君子能亨亦惟大人貞吉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周公之象困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以陰柔居困初與四應而隔于二三是困之深而出不易者也故惟君子能亨而入于幽谷雖三歲不覿象困而如此象

雖不言吉凶而凶悔亦可知矣

困初六取于本卦則為困于佞而不能察推類盡義則為困于欲而不知出困于色而不知節困于貪而不知止困于忿而不知恐嗚呼既入幽谷迷在終身矣三歲其能覿乎故象占如此

按象初隂柔在下臀象株木象坎為隂伏濳瀆而初最下為入幽谷象與四應而隔二三為三歲不覿象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孔子之傳困初六云云何也曰言初六爲入于幽谷者謂其不能知幾而幽而不明也

九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紱音弗亨讀作享

周公之象困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正在困中而坎實中滿有陽德正中雖困不餒之義故象取困于酒食與九五同德相應故占象取朱紱方來二五非正應而以誠相通故占象取利用亨祀又二在坎中正

當困險之時自然宜來不宜他往故占象又戒以征凶二乃剛中當困而不失其亨故占象又終得无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孔子之傳困九二云云何也曰言九二之困于酒食云云者陽剛中正上有同德之應君臣一德令曰雖困終有福慶也然亦二自有中正之德耳茍无其德五雖剛中豈援无德之困吾恐二之位在陷中正險

于初之入谷不覿耳故亨困以自中其德為要而傳特發中則有慶之義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

周公之象困六三云云何也曰三以陰居陽承乘皆剛有困于石據于蒺藜象以陰居陽又坎虚之地有入其宫不見其妻象困而如此凶何如乎故象占如此然據孔子繫辭之言則入其宫不見其妻乃非所據而據非所困而困身且將危妻安得見則又是于

上二句推其義象當如此耳固不必索爻象以實象也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其于宫不見其妻不祥也

孔子之傳困六三云云何也曰言據于蒺藜者下乘九二之剛退无所歸也入其宫不見其妻者所據如此身且將危不祥之至而妻不可得見也嗚呼非所據而據者亦詳味孔子繫辭之旨可乎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周公之象困九四云云何也曰四應初而隔二三以剛體而居柔位皆有來徐不果之義與五比乃近君相悅之臣故又為困于金車而不得與初即應正應不急又為所阻未免羞吝然本屬正應困極終通也故象占如此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孔子之傳困九四云云何也曰言來徐徐者謂其處位不當无剛中誠應之德也然雖不當位終必有與

而相應耳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劓音臬刖音月說音悦

周公之象困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處困之時體本兊而一陰毁于上以虧其進下乘坎而初陰缺于下以阻其行上下俱困有劓上刖下象欲與二應而為四阻有困于赤紱象剛中居尊終與二遇有徐有悦象二五非應而以同德相感誠无不通有利用祭祀象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孔子之傳困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劓刖者上兌虧而下坎缺其志未得也乃徐有悅者剛中誠直終相遇也利用祭祀者五以履中處悅悅以祭神神亦必悅而錫福五終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藟力軌反臲五結反卼五骨反

周公之象困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以陰柔居兌上于人為兌口于木為樹上之葛藟居高而柔亦動揺不安之甚矣如是而尚欲不變而自言曰勿動動則有悔則亦終悔于困耳惟征而求出則吉而悔乃可免故象占如此然周公于此爻既戒而復勸則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而鼓之舞之以盡利耳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孔子之傳六上六云云何也曰困于葛藟者陰居上

乘剛未當位也動悔有悔吉者能動則其體變而初之臀困不行者至是可行而以吉行也嗚呼易為教人變易從道之書不亦信乎

井 ☵☴ 巽下坎上

困而受以井何也序卦傳曰困乎上者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喪息浪反汔許訖反繘音橘羸律裴反

文王之彖井云云何也曰穴土用木為幹以出水曰井為卦坎水在上巽木在下為木入水而取水象水上于木亦為以木汲水而水已出象故皆取義于井也井乃養道之自然而終不可窮之物固有及物之功矣然要在人汲之耳不汲井无喪也汲之井无得也來而汲此井常在往而不汲此井亦常在常在者井往來者人得喪者汲于井何與乎是故井可汲而不能求人汲此井之德也即如改邑者邑雖可改而

井寧可改乎故用井者在知井之德而善用乎井也若汲方至猶未收繘井之綆而即羸其瓶則雖汲實未汲而凶立見矣故象占如此

愚按井不可改乃指九二正在坎中而言至汔至以下則直取義爲象矣不然得喪往來汔至繘井于卦象爻彖將何指定乎徒見穿鑿耳故讀易而通義象庶幾明文周設象之旨即易道可見一斑也

愚按无地不有水可養而掘則成井則養固在人知

求也无井之水不養人而汲則有功則養因在人之善取也率性之道正吾人取不禁而用不竭之井亦在人之知取不知取善取不善取耳性道豈任咎乎故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一章乃繙井之底本註脚

率性之道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此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也堯則寒泉食勿幕有孚而桀則井泥羸瓶耳得喪皆自取于井何與乎然則世之心不知

養養不得道而終于暴棄者是乃未汲與羸瓶耳可

罪氣質哉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

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上時掌反

孔子之傳井彖云云何也曰言井之為卦乃巽木入

乎水而上水故謂之井井乃養人不窮之物也其言

改邑不改井者謂九二剛中不變為泉食之主也汔

至未繘井者已近水而未汲未有致養之功也羸敗其瓶者无出水之具不得致養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上如字又時掌反勞力報反相息亮反

孔子之傳井大象云云何也曰巽木入水坎水上出井之象也君子體此知養民而徒以利利民則在上費不給而在下患必窮是欲養而反不得常養之道矣于是勞其民而勸勉輔相使之勤業立本自給不

竭亦如井之為人取養焉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泥乃計反

周公之象井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在下象井之底其在新井乎則此井乃方泥而不可食者也其在舊井乎則此邑亦土邑丘墟雞犬亦盡井雖不改而不可用汲者也葢初之象占固如此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舍音捨

孔子之傳井初六云云何也曰言井泥不食者謂新

井則初六屬井下之泥未出乎水不可食也舊井无禽者謂舊井則邑已改鷄犬盡時當其舍无人用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谷余六反音育射石亦反鮒音付

周公之象井九二云云何也曰九二既在坎中又失應比初有井谷射鮒象下有穴如谷而射注于鮒是為漏井甕復敝漏是為漏甕其不可食亦猶初矣葢尚屬井之未成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占從可知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孔子之傳井九二云云何也曰言九二之井谷射鮒者无正應又比初則无人成汲養之功而井漏甕敝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渫息列反

周公之象井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巽入之功已畢而坎中實之孚在下水已靜深不窮矣此正井之渫潔可食不同初二者也然以上无正應而不食則是賢人君子之道德已成正明主所宜汲以養萬民之

日而反同于泥井敝井而置之矣夫初不食尚可言二不食尚可委至此而猶不食即行道且為心惻矣何也當此可用汲之井王若能有知人之明獨斷而汲之則必上下並受其福矣葢王者不能以身親養天下又不能以身獨養天下全頼得渫潔之井為萬民養欲給求于不窮故但得王有知人之明即上下實享得人之福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孔子之傳井九三云云何也曰言若使井渫不食非但使我心惻即行道見之而且為心惻也至所謂王明受其福者則言行道之人亦望以求王之明耳而行道亦求望于王之明者則以為受福之故而求王明也不然何以王明之求為哉

九四井甃无咎甃側救反

周公之象井九四云云何也曰初為井泥二為井谷三為井水五為汲井之主上為井口四則井甃而修

井者耳井必修而後可汲井甃則將來之受福在此矣故占象為无咎也嗚呼士君子閉户家修之日正四海引領望澤之年必實修實政使真可以致君澤民乃為无咎否則處士虛聲之誚必不能免咎能无耶故周公于三則致望于汲井之主而于四則又責以自修之井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孔子之傳井九五云云何也曰言井甃无咎者修井

之道宜然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洌音列）

周公之象井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剛中得正與九二同德相應是能汲井之王明也故其象為井洌寒泉食嗚呼井洌而能食則必免行路之心惻爻雖不言吉凶而有得无喪往來受福從可知矣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孔子之傳井九五云云何也曰言寒泉之食者謂九

五剛中得正能與九二同德相應而知所以汲享其養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收詩救反又如字幕音莫

周公之象井上六云云何也曰上六井道已成養人攸賴而以陰柔虛中居之有井口勿幕象夫井已成而又勿幕將汲養不窮而任人隨取隨足矣前之所謂王明並受其福者實在于是其元吉也自理之必然又何待問乎故象占如此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孔子之傳井上六云云何也曰言上六之元吉在上者井道至此而大成也嗚呼一井耳不汲則為時舍則為甕漏而使人心惻一汲則有孚元吉而受福若此有養人之責者尚思用汲以為明哉

革 ䷰ 離下兌上

井而受之以革何也序卦傳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文王之彖革云云何也曰為卦上兌下離水火相息有革變之義故謂之革變革事之驚人聽聞者必革事已成而後人始孚之葢凡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固古今之常耳又革者革物之義物不可以安革亦必元亨利貞乃得悔亡耳嗚呼觀文王彖革之辭而知事之當革者不可慮其難而不革亦不可不計其有悔而冒行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説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說音悅當去聲

孔子之傳革彖云云何也曰言卦謂之革者下火上澤水火相止而相生其燥濕往來如人之息而離中女兑少女二女同居水火不相得故曰革也巳日乃孚者革巳之日而後人信之也元亨利貞悔亡者離

火文明有其才兑而人説有其民元大亨通有其時剛柔中正有其德如是則革而當乃悔亡耳不如是未有不悔者也天地革而云云者則推言革之時以言乎天地則二氣相代四時成序以孚革也以言乎聖王則湯武除暴安民順天應人亦以孚革也造化以此成物聖人以此革命其時豈不大矣哉葢又以明革之所關者大而不可不善用耳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治平聲歷監本作歷按説文正譌歷

歷通用

孔子之傳革大象云云何也曰言水火相息為革革者變也而革變之大者則莫如四時故君子體此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葢歷定歷元乃其統體而差法則須年年改革不改革則天度必且漸差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鞏九勇反

周公之象革初九云云何也曰初九離初无應未孚而不敢革者也故雖當革之時且宜執守堅實若用

黄牛之革之鞏固而不可為乃為當耳故取象如此

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孔子之傳革初九云云何也曰言初之鞏用黄牛者不可有為之時則不宜革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周公之象革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正當日之方中而與五剛柔相應正所謂已日也如是而革則有孚悔亡自所必然以之往革則吉革之者亦无咎也故

象占如此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孔子之傳革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巳日革之征吉无咎者二五正應人心巳孚行有嘉美尚何咎乎故征則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周公之象革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以剛處剛而當離終是乃剛明躁决以用革者也嗚呼商鞅非其人

乎以此而征亦必取凶故雖厲革得其正而亦且危厲然其時則當革言三就之時矣亦自可革而有孚也故傳獨解此義而不及征凶貞厲耳三就象離之三爻已就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孔子之傳革九三云云云何也曰言革言已三就矣尚何之乎則亦自宜即革耳嗚呼商君得秦王之孚有三就之機其革亦自不可以已但其以過剛濟革則

于文明以説大亨以正之義反矣其悔安得亡乎故君子鑒商鞅而宜知所以用革之道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周公之象革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以剛履柔宜若有悔而位已入説水火之際剛柔不偏則正當改革之日矣故不革則已革必悔亡必有孚而改命為吉也嗚呼其當武王八百諸侯改命之秋乎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孔子之傳革九四云云何也曰言九四改命之吉者時正當革又剛柔得正故人咸信志而所革必吉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周公之象革九五云云何也曰九五以剛處説居中得正是乃大人自新新民之極而順天應人之時也故其象為虎變所謂威德折衝萬里人心望風而順喻者乎四尚改命信志物盡從化矧五之大亨以正尚待占而有孚耶故象占如此嗚呼非湯武之革命

順天應人孰其當之

五乃開創大定制作一新大人虎變天下文明之時故其時則為巳日乃孚革而信之之時其革則為文明以說大亨以正之正故惟湯武之順天應人乃克當之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孔子之傳革九五云云何也曰言九五之大人虎變者大人文明以說順天應人其創作煥然一新如虎

之變而其文彪炳宣朗有目共覩其光昭耳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周公之象革上六云云何也曰言革至上六而革道成矣其君子以禮樂相先有豹文之變其小人亦回面稽首有從君之順天下盡革薄從忠風俗大變矣茍復征焉不亦凶乎則亦止宜居大得正而自享其吉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蔚紆胃反

孔子之傳革上六云云何也曰言革至上六則人心已孚而盡革其應在君子則豹變而文蔚以贊皇猷其小人則革面而回面向内順以從君也嗚呼其洪範錫極雅詩作新之日乎革必至此而後為大亨以正應天順人也

鼎 ䷱ 巽下離上

革而受之以鼎何也序卦傳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鼎元吉亨

文王之彖鼎云云何也曰鼎下巽上離其象似鼎又以木入火有烹飪之象故謂之鼎也為卦内巽外明二五得中相應有元亨之道故占象取于元吉亨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亨普庚反飪人甚反上時掌反

孔子之傳鼎彖云云何也曰卦象取鼎者言取乎卦

之初六一爻象鼎足二三四三爻皆陽象鼎腹六五一爻象鼎耳上六一爻象鼎鉉其象似鼎也其曰以木巽火者則言爲卦巽木入乎離火之中烹飪以之又爲鼎義之所取也至聖人二句則推言鼎以烹飪乃凡民日用之常原不足道而其大者則固有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之旨又所以明鼎之爲物褻用之不過家人之常器重用之遂爲聖人之大寶鼎固在人用之何如耳其曰巽而耳目聰明柔進

而上行得中而應剛是以元亨者葢又所以明惟其有如是之德乃克有如是之占也而中間用是以二字則釋卦之中而示教之旨隱然意言之表矣

頤口也而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鼎烹也而在聖人則養賢以享上帝觀頤之象而知惟聖人為能善用其頤觀鼎之象而知惟聖人為能善用其器葢吾夫子又于本象之中而取聖人以為之象矣然聖人之享上帝則曰烹養聖賢則曰大烹者葢謂不能大

烹以養聖賢則雖享上帝而上帝亦不享耳故鼎貴知所用而尤貴知所以善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孔子之傳鼎大象云云何也曰為卦木上有火其形端正凝重鼎象也又離火上明向明出治之義木火相生革命宜凝之義鼎義也君子體此而知身履大位所宜正身盡道大命新革所宜得天承休如木上之有火也

湯武革命鼎象也發政施仁正位凝命也至于君子居易俟命則又善用鼎象正位凝命之旨也于鼎之革故鼎新可知人生居心制行進德修業事事皆以易舊日新為貴

鼎取正位凝命而以離明下應剛中是以占取元大亨通則明德固正位凝命之本乎故君子莫要于自昭明德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出尺遂反又如字否音鄙

周公之象鼎初六云云何也曰初六以隂柔居巽初所謂鼎趾而顛趾不能支鼎者也故象取于顛趾顛趾之鼎庸何利乎然在鼎之始則故欲其去而新乃可入則出否亦有利焉故占象又取利出否又初以隂柔應四之剛不堪敵應則妾類耳夫婦有制妾亦何可濫得惟為子之故而得妾則尚无咎耳

觀鼎初之取象見聖人之取象原不執于一轍即可明易之為道原不可為典要也故讀易必神而明之

然後道不虛行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孔子之傳鼎初六云云何也曰言初之顛趾不言凶者尚未有實雖顛未悖理也利出否者將以薦實而妾因子貴上達耳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仇音求

周公之象鼎九二云云何也曰陽剛為實九二正于位為鼎實而于五為正應是為鼎有實象然以隅于

三四故我之六五正匹方有所疾而不能即就乎我
然實成而終就則亦必然之理耳故占象又為吉也
嗚呼鼎亦取乎有實耳有實自必即即不即而要自
為有實之鼎有可即之道也不然而虛聲是盜即我
仇即焉但見凶耳何吉之有乎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孔子之傳鼎九二云云何也曰言鼎有實者則自能
慎其所之也故雖我仇有疾不能即就而實成自就

終无尤也嗚呼有疾之鼎自慎所之然則所之不慎者原屬无實之鼎耳故君子于所之辨鼎之虛實如燭照數計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行下孟反塞悉則反

周公之象鼎九三云云何也曰九三以陽處剛亦為鼎中之實以其過剛失偶又當卦變之地則是耳之可以行者方在變革而不可以行故雖承上卦文明

之腴有雉之美而不得為人之所食然以陽居陽為得正茍能自守以待則陰陽自和而其悔可虧終必見食而吉耳

三與上同實相應而上為玉鉉則是所以貫耳以行者變革而莫可舉行故為鼎耳革行塞雉膏不食此亦足備一説故附記之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孔子之傳鼎九三云云何也曰言九三之鼎耳革者

在下之上于位則鼎當有耳舉之以行而耳革不行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折之舌反餗送鹿反形一作刑渥一作劇音屋

周公之象鼎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鼎之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任重而不勝其任纖形尚可言耶故其象為鼎折足為覆公餗其形渥嗚呼古今之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舉可作是觀也欲不覆餗形渥得乎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孔子之傳鼎九四云云何也曰言九四居任重之地平日必自負有致澤之言今而覆公之餗平日之信如何也嗚呼深源以蒼生自負安石以唐虞三代期君而敗壞國事至于如彼書空舍宅之際无論當世莫能諒其信即反心自問平日之慷慨自負曾可問耶當人重任者尚其念之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鉉玄典反

周公之象鼎六五云云何也曰五于鼎為耳而有中德故象黄鉉則貫耳舉鼎者也惟耳既黄故鉉取金而象黄葢五以虛中應九二之剛中故其象如此然其利則又在貞固葢又即文義自有之德而因以示教耳

舍鉉无能舉耳故五兼言黄耳金鉉

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孔子之傳鼎六五云云何也曰言鼎黄耳者謂五柔

中得正為離明之主而下應剛中之二所賴以舉鼎腹之實者在此也故獨曰利貞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周公之象鼎上六云云何也曰上于鼎之實則已舉无所用鉉而適當鼎鉉之處故直以玉鉉名其德葢无為而化成者也其吉无不利宜也故象占如此

玉性温中和之象故為鼎德之至古稱粹德為金玉之器義亦猶此人能德器粹然何往不吉不利乎故

上九之利即象之元吉亨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孔子之傳鼎上九云云何也曰言上九之玉鉉在上

謂其以剛履柔剛柔應節也

震☳☳ 震下震上

鼎而受之以震何也序卦傳曰主器者莫如長子故

受之以震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虩許逆反啞烏

容反喪息浪反匕必以反鬯勑亮反

文王之象震云云何也曰震于物為雷動于義為震動于人為長男主鬯者也凡人震動則知驚懼修省知驚懼修省則必寡失故震有亨道而震來虩虩者後必笑言啞啞刻以承器之主而知恐懼修省則必自信自修初雖震驚百里後必能守其宗廟社稷而不喪匕鬯蓋知危而後安知亡而後存知喪而後得乃天道人事之必然也故震非驚人致喪之地而笑

言不喪之機耳主器者其勿以震視震可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孔子之傳震彖云云何也曰言震亨者謂震來雖虩虩而恐懼致福可亨也笑言啞啞者言初能震懼後必有法則可喜也震驚百里謂二震相乘驚上之遠而懼初之邇也其曰不喪匕鬯則謂守器之主而如

此其出自可以守宗廟社稷以長為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洊在薦反省悉井反

孔子之傳震大象云云何也曰洊重也為卦上下皆震故謂之洊雷震君子體此知人心之宴安怠弛非所以崇德廣業故時時恐懼修省以臨深履薄之心用修過省非之功如洊雷之相襲震動其鳴呼君子以此存心安得不亨又安得或喪匕鬯乎

震于義為悔所謂震无咎者存乎悔也于卦為復所

謂克己而後能復禮也故震之爲道最宜于恐懼修省以自治其身

震象不取臨事而懼而取于恐懼修省者蓋應天下之事而過于恐懼則喪失之咎反不免又若慮其震動而並廢修省則告子勿求之害又大耳聖人盡性至命故其立言精當如此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周公之象震初九云云何也曰初爲成震之主故其

辭與彖无異而象傳亦與彖傳无異也然曰後笑言啞啞吉加一後字則又于彖之末及言者暢發之矣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解見彖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躋子西反
周公之象震六二云云何也曰六二當震中而下乘初剛震之來厲者也其義有億喪貝而躋于九陵之象然初以能震而初震後笑二又柔中得正有不初

喪後得乎故占象又示以勿逐而七日自得耳七日與七日來復之義同葢既有此震厲之功則當其宜復之時自然來復復三頻復之雖厲无咎亦猶是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孔子之傳震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之震來厲者謂其乘初剛耳故有喪貝躋陵之厲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周公之象震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前震將終而處

以陰柔有舒緩自失之狀夫當此宜震之時而如是則過不免矣必能法雷行之震動乃无咎耳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孔子之傳震六三云云何也曰言六三之震蘇蘇者以柔而處三之剛位原不當耳

九四震遂泥泥乃計反

周公之象震九四云云何也曰九四處重震之中以剛處柔是震而泥于震者也嗚呼慎而无禮則葸況

震而遂泥乎不言失而失可知矣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孔子之傳震九四云云何也曰言震以退省為主若滯泥于震懼之中而曾不知退省以无恐其又何日能光大乎

震蘇蘇則有咎震遂泥則未光可見易道時中則无過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喪息浪反

周公之象震六五云云何也曰六五處上震之中當下卦之上是來往皆在震厲之中矣而以柔處中則全若不聞而反无喪吾所有之事則與不震之時若一而所謂不喪匕鬯者即在是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孔子之傳震六五云云何也曰言震來往皆厲者常在危行之中也而所以億无喪有事者則以五之柔中得正其修省之事原自在震厲之中本非震厲之

所能得亦非震厲之所能喪而大无喪也嗚呼在震中而无喪所事其造次顛沛必于是者乎是震正屬驗學力之地亦正恐懼修省之日耳震而亨殆謂是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索桑落反矍俱縛反

周公之象震上六云云何也曰上以陰柔處震極故為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凶可知矣若能于震不

于其躬而于其鄰之時早知恐懼修省則亦自可以无咎然處震之終而居不當位之地終不免婚媾之言耳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也

孔子之傳震上六云云何也曰言上六之震索索者中心未能自得故不能如五之當震无喪也然雖凶而无咎者則亦尚知畏懼于鄰之戒而免咎耳嗚呼吳越之于宋亦其事也

豐川易說卷八